

未竟  
鬼鏡



# 尺牘辭典

## 婦女通用分類尺牘

是書分十二集計二十三類略列於後●稱謂●頌語●歲時●地輿●政界●軍警●學界●商界●工界●園閣●慶賀●唁慰●懷敘●邀約●餽遺●薦舉●懇託●答謝●規戒●借索●承啓●撫藻●摘錦●子口繁多不及備載凡尺牘上應用之辭無不備每條加以註釋讀者既知解釋即可活用以視抄襲尺牘其便利何可比較刻已出版洋裝一巨冊定價大洋二元八角半莊分訂兩冊定價大洋二元四角

## 最新學校尺牘

是書爲吳頌包延輝君所編著選材取義均極純正所列書札俱皆關於德育智育體育者爲多文字由淺而深篇幅由短而長最合學校生徒之用且格式完備註解詳晰即無師教授者亦易於模仿而篇首之辭謂說明尤爲書中特色 四冊一函定價四角

近年國內優秀之士盛倡婦女解放之說潮流所趨婦女在社會上之交際遂日繁複而尺牘一端爲交際上之要素坊間向少善本本局有鑒於此因有是書之刊全書共分十四卷(一)懷敘類(二)教育類(三)慶賀類(四)借索類(五)贈索類(六)薦評類(七)慰問類(八)答謝類(九)邀約類(十)規勸類(十一)親戚類(十二)家庭類(十三)通用名詞(十四)通用典故本書有稱種特色茲擇要披露於下(一)坊間所出尺牘大半專供男子之用其爲婦女專刊者極少有之亦無善本此書則摘錄設意完全在婦女方面(二)此書用問答體裁至爲完備無他書有問無答之短(三)此書詞意明達華實兼茂既不若舊時尺牘之連篇四六亦非新出尺牘之全無詞藻(四)此書分類極備且其中字句事實又可觸類旁通互相探取(五)此書通用名詞一卷搜羅宏富足供應用是於校擬格式外又添應用名詞之方實爲各家尺牘所無(六)此書通用典故一卷取材既廣解釋尤明讀者一經檢閱即可知詞藻運用之法至於校勘之嚴謹定價之低廉猶爲餘事書已出版定價大洋六角

# 王鹿公人物冊頁

王原豐先生名樹穀浙江仁和人鹿公其別署也生平善繪人物窮形極相栩栩如生筆法出陳洪綬而尤具清穩之致是冊乃海內賞鑒家吳興陸氏所藏共十幀本局特商懇付印以供同好世之嗜繪者幸勿失此奇珍精裝一冊 定價大洋八角

# 戴本孝山水冊頁

戴先生本孝安徽休甯人別號鷹阿山樵以繪事名海內其山水能以枯筆寫元人法誠屬畫乘中所罕見是冊爲太華全景十二幀并自題畫跋十二頁畫法古勁尤極名貴精裝一冊 定價洋一元六角

# 董邦達山水冊頁

董文恪公邦達號東山爲前清雍正朝癸丑進士嗣入詞林歷官至禮部尚書善繪山水筆法酷肖元人畢臻其勝海內寶之珍藏家靡不以得其一縑爲幸本局茲覓得吳興陸氏所藏文恪山水畫冊二冊十幀用珂羅版精印合訂一冊與真蹟絲毫無異洵珍品也 定價大洋一元六角

# 左玄瓊花劫

左玄父先生以勳爵後裔歷仕遼陽政聲所播爭頌甘棠顧名士風雅應政之餘輒怡情詩酒一時大吏莫不交口稱譽光復以還先生寄家海上無復宦遊之志因著書以自娛是書借香草美人之意寓經論宏濟之才故較尋常小說別開生面本局再三商諸先生始允付之剞劂名家傑作偶一問世至足珍貴愛讀小說者幸速購閱 定價五角

# 滑稽小說 傻兒游滬記

是書爲江都貢少片所著敘一傻兒富有金錢挾巨資游滬三數載賴子適之作狎邪遊與妓女局串攫取傻兒資財而傻兒初至上海凡所見所聞等事一極疑呆口吻說出無不令人捧腹以滑稽之筆作游戲之文是固著者特色無待贅述且著者微恬雖爲傻兒立傳實爲當世青年子弟誤入迷途者痛下針砭俳諧中隱含勸誡語語內仍寓莊言乃有關於世道人心之作至刻劃入微形容盡致尤其餘事全書都八萬餘言裝訂一厚冊 定價四角五分

社會小說

# 魅鏡

下集目錄

- |      |           |           |
|------|-----------|-----------|
| 第十一回 | 開大會妙語論公妻  | 解重圍無心逢舊友  |
| 第十二回 | 舐目疾密室媚乾娘  | 關亡魂庵堂認義子  |
| 第十三回 | 繡繾香絲人歌赤鳳  | 萋菲貝錦我怨青蠅  |
| 第十四回 | 鶴善堂歡聯姊舅   | 養光院號召生徒   |
| 第十五回 | 火燒藏家樓書生脫險 | 塵封荐福寺嬌女潛蹤 |
| 第十六回 | 走岷崙荒江挈雙美  | 選總統香圍宴羣花  |
| 第十七回 | 櫻重疾陌路感蕭郎  | 哭岐途旅齋驚噩客  |
| 第十八回 | 拾墜歡敗子回頭   | 誤自由嬌娃失足   |
| 第十九回 | 不貪爲寶天富善人  | 指盜作奸官懲淫婦  |
| 第二十回 | 寓勸於懲鏡無遁影  | 安良鋤暴魅盡潛形  |

社會小說 魅鏡 下集一

江都李涵秋著

第十一回 開大會妙語論公妻 解重圍無心逢舊友

話說前回書中正講到好端端的一個曾春宇忽然變做了一個袁傑遊戲三昧事出尋常幸喜那個超雄女士雖失新歡仍逢舊好在他却沒有甚麼感想但是這件離離奇奇的事跡書中的人固已恍然大悟即書外的人也算勘破迷團惟有一位先生被我這一枝筆將他瞞得實騰騰地哩這位先生是誰便是那個賈秋嵐了賈秋嵐兒超雄貪戀着曾春宇自己新從遠道回來不獨不曾領略他一句溫存話兒便是夜色沈沈依然不見他的蹤跡這一夜翻來覆去短嘆長吁可想他這一顆心裏不知道怎樣難受若講到舊時代的禮法還可以問他一個違反三從的大罪干犯七出的明條無如這時候自家不幸做了一個文明男子娶的又是個文明婦人所以這樣話也難同他講起好容易挨到天色大明他更忍耐不住兀自跳下了床忽忽盥洗已畢挨着一團忿氣

徑自跑入學校。思量看一看他們的光景。閨人見了他却不消通報。他便大踏步走入超雄臥室。一看見超雄亂頭粗服擁抱香衾。尙情思懨懨的在那裏打盹。另外有一個男子坐在牀沿上。喁喁的向他私語。因爲聽見腳步聲音。倏的掉轉了身子。賈秋嵐不看猶可。這一看。早又納罕起來。分明這男子便是當初在江甯偷見過的那個袁傑。他怎生也會跑到這裏來。向超雄款洽。左右張望。又不見那個曾春宇的身影。口裏雖然不會說甚心中却兀自惶惑。暗念我這妻子夾袋裏如何有這許多人材。我方在這裏妬忌。姓曾的如今又換了一個姓袁的。真是神出鬼沒。令我無從捉摸。一言不發。站在旁邊。像個癡子一般。只是不住的怔怔發愣。袁傑見賈秋嵐業已闖入房間。轉不慌不忙將雙手拱至鼻邊。笑道。賈先生我們倒有好幾年不見了。賈秋嵐這時候不覺良心上動了一動。登時臉上通紅。正不知回答他甚麼言語才好。超雄笑嘻嘻的向他招手。說道。你不用睬他。他哄騙得我也太刻毒了。你可猜到他是甚麼人物。昨天

你會見那個姓曾的原來就是他。這促狹鬼同我鬧頑笑，裝出來騙我的。昨天同他廝鬧了半夜，問他好端端的爲甚弄這易容術兒？將人瞞在鼓裏，你們都算是熟人家，也不用客氣等我來替你們和解。解這一篇話才將賈秋嵐明白過來，不由從鼻子裏冷笑了一聲，正色向袁傑說道：「袁先生，你也太覺荒幻了！你可知道超雄業已嫁給鄙人？我們名義上是正式夫婦，你便算逢場作戲，也不該戲到鄙人妻子身上論你的罪，便是個瀆亂人家閨闈……袁傑尚未及答言，那超雄早直嚷起來，說你這話原也有理，但是袁先生昨夜同我講的話，他也有他的理，相持不解，也不是個辦法。好在目前時勢無論甚麼總須得開個會兒解決，解決少停等我下床，自然有我的調度。」說畢，這話當真披了衣服，鬆鬆的掩着鈕扣，跳下床沿，其時已有僕婦們在粧台前伺候。超雄收拾完畢，又邀他們兩人向餐室裏去用早點，然後才分付校役預備桌椅。校中還有些別的女教員一齊都請得過來，衆女教員早已知道超雄同曾春宇的

豔史。只不曉得。曾春宇。便是袁傑的化身。此刻聽校役們互相傳說。方才明白。內容正在背後互相談笑。也有譏議超雄放蕩的。也有羨慕超雄自由的。習者見習仁者見仁。正沒有個真正是非發表出來。此時又聽得搖鈴開會。大家心裏都覺得十分好笑。沒有一個不願意出席的都圍攏得來。好聽他們的笑話。搖鈴之後。首由超雄坐了主席兩旁。便是袁傑同賈秋嵐對坐。其餘教員雁行一般排列下去。一時肅靜無譁。超雄早將身子欠了欠。報告他開會宗旨。又指着袁傑說道。這便是鄙人幼年結識的一位袁先生。又指着賈秋嵐說道。這是鄙人現在的丈夫。諸位都是知道的。也不消鄙人重行敘述了。只是他們各有各的見解。鄙人所以特地開此大會。靜待諸位公同議決。賈秋嵐此時早開口說道。鮑女士在先結識袁先生。原是私情。後來既經嫁給鄙人。袁先生便不該再來同他親熱。鮑女士也不該再行同他款洽。誰知他們竟不受鄙人約束。闔闔之中。出入無禁。這所持的是甚麼理由。袁傑也接着說道。男女愛情固然要

分個厚薄也須得分個先後。鄙人同鮑女士自幼兒就情如膠漆。本有夫婦之約。後來因事中梗。不能實行。成禮。至於這中梗的原因。又全是賈先生利誘勢騙。硬生生將鮑女士同鄙人的愛情。移到他身上去了。鄙人由南返里。僅僅要求鮑女士送我一程。賈先生還百般阻撓。及至鄙人登輪之後。他轉同鮑女士同乘馬車。做出那輕密樣兒。叫鄙人看見。一時暈倒在輪船上面。他要責備我。污他閨閣。我還應該責備他。引誘成姦。袁傑愈說愈怒。當時聲色俱厲。幾乎要使出他那鐵布衫法。同賈秋嵐拚個你死我活。其時在座的諸女教員。聽他們說出的話。甚是慊賴。各各含羞不語。都將頭低得下去。那十幾片腮頰兒。不由的一朶一朶紅雲。滲染得十分好看。轉是超雄嬉皮癩臉的。望着袁傑笑道。噴噴。我知道你這幾年。在日本習學的那幾樁武技。要想在這當兒賣弄了。有我在座。無論你怎樣。我可是不許你們用武。你怪當初秋嵐欺負了你。目前你的那一番舉動。可也叫他難受。這算是一報還了一報。彼此各自扯直撕擄。

開了。且休再提起當初待你不好。也是怪我。今日待他不好。也是怪我。水性楊花。東飄西蕩。種種罪孽。皆自我生。但是細想起來。這種性格。原是我們女人的本色。自從被那個多材多藝的姬老二同那個大聖大賢的孔老二他們再促狹。不過特地想出法子百般的拘束我們。確逼着我們不敢錯走一步。戕賊杞柳。以爲桮棬。戕賊女性。以守禮法。同是一般不講情理的手段。如今却被我一雙明眼。覷破了他們的圈套。又被我一雙辣手。抉破了他們的藩籬。不是我說一句護短的話。自今以後的女孩兒。不但不該唾罵他。而且須得崇拜我。咳。夫婦夫婦。這種名詞。我看將來必有消滅的一日。何以見得呢。男女二字。是天賦的。夫婦二字。是人爲的。凡事都有個進化。以我的愚見。中國字典一定不許有夫婦字樣。只許有男女字樣。誰有愛情。便同誰親密些。世界上既然沒有夫婦。那做女子的。固無所謂私情。那做男子的。也省得爭許多閒氣。你們細評這共和意味。共者共也。共則不能獨據。和者和也。和則不至相爭。你們以爲這共和

是爲國體建設的我還以爲這共和是爲我們建設的呢。超雄說到高興去處忽莊忽諧忽起忽立忽而正色忽而沈靜真是沒有一刻安息直說得那個賈秋嵐日瞪口呆便是袁傑也覺得心領神會漸漸俯首下去不是先前跋扈模樣座中却有一位教歷史的教員他的年幾已有五十以外膝前子女很是不少聽到此處不由將眉頭一皺起身說道校長的一篇妙論固然言之成理但是若照校長這樣做去不知將來生下了子女究竟誰是他的父母又誰是他的姓氏呢這不都成了雜種嗎率天下之人而成雜種者皆校長一言階之厲也……超雄說話當兒見沒有人駁他正自得意如今不防竟有人反對起來真是出自意外抬頭一望兒是那個教歷史的老婦人他兀自將頭搖得像博浪鼓兒似的一對翡翠耳環兒七上八下敲得那嘴巴子價響雙手齊搖冷笑說道腐敗腐敗不通不通你這樣議論全是家族制度的見解如今你可知道換了社會制度了便是生下兒女也不能私爲己有因爲他們通是中國的國

民既替國家製造國民就不應該再注重姓氏請問這姓氏的作用不過做人的符號罷咧原沒有甚麼打緊譬如自古以來三綱並重如今君臣一綱已是打消的了也沒有人說他不是將來這父子同夫婦的兩綱一定也要同歸消滅可惜這父子一綱還是因為夫婦帶累着他沒有夫婦自然就沒有父子況且我說的夫婦這一層如果能實行我的辦法將來定然有很多很多好處不興嫁娶則各事節省儉德會的朋友管許贊成無家室之累則人人可以盡心國事促進國事會的朋友又管許贊成無夫婦的名目則早婚遲婚皆所弗計近來主張遲娶的朋友又管許贊成做女人的既不倚賴丈夫養活做男子的也不希望妻子替他持家春臺熙熙無拘無束甚麼研究大同主義平等主義的朋友亦管許無不贊成省得近來那一班沒腳蟹兒要求別人解放要求別人給他自由鬧得一塌糊塗昏天黑地不但我鮑超雄個人如此我還希望我們的女同胞人人如此所可恨的一時還不能達到這圓滿目的不幸我當初

還嫁給秋嵐。如今又不幸遇着這袁傑，變通辦法，我也只好無黨無偏，一例看待。好好的做他們一個公妻罷了。這公妻的字樣，又不是我超雄創造出來的。外間很有些文明少年，都主張這種學說，將來一定做到這步田地。我不過首先承認，請自隗始。不知衆位先生以爲何如？秋嵐同袁先生又以爲何如……超雄說完這話，只見在座的人都一例的舉起右手，表示贊成模樣。買秋嵐同袁傑也自無言可答，算是默認的了。鮑超雄這才十分快慰。登時又搖起鈴子，叮令叮令的格外響得利害。一時散會，大家各自走開。以後袁傑遂同那秋嵐和衷共濟，對着超雄真個無分彼此起來。這是他們當初一段小小趣史，在下已替他們一一補出諸君可想。這超雄女士自承認做了他們公妻以後，一個丰姿嫺雅，一個器宇軒昂，自然是心滿意足。即使他不安於室，別有屬意，數來數去也斷斷數不到你這蠢如鹿豕的盧大哥。廬魁徧生那廬魁不度德不量力，偶然在玄妙觀裏遇見着他，他便思量擠擠眼睛笑一笑，兒成就他吊膀子。

的家數無怪要將他騙入學校授意。閻人將盧大哥高高吊起下死勁的賞他。荆條吃了袁傑這時候剛從他那個小學校裏下課之後順便來訪超雄可巧一眼瞧見盧魁又不知道他爲甚麼闖到這裏來生事當時便跑入內室見超雄氣憤憤地同別人在那裏講論盧魁的事袁傑便笑着詢問超雄冷笑道可是晦氣麼今天下午我攜着小雲丫頭去訪一個女友不料又不曾遇着經過玄妙觀一時高興進去隨喜隨喜不知那裏跑來這樣冒失鬼他也不拿面鏡子去照一照他那副尊容兀自趕着我做鬼臉我本不去理他他老實趕着我走是我向他招了招手他沒來由逕隨我到了校裏這斷不是平白地討野火吃我不吩咐人打他還打誰呢這一頓話說得袁傑大笑起來拍手笑道世界上竟有這種不知分量的蠢材他竟想勾搭你上手了論他的眼力委實不錯只可惜他認不出你的爲人若不是個買秋嵐你斷不拋棄袁傑若不是個會春字也斷不拋掉了買秋嵐他是個甚麼人公然想割去曾春字的靴鞦來豈

非……袁傑還待再往下說，早被超雄跳起身子，用纖手握着他的嘴，合合的，笑道：「你敢嚼這些舌頭？你不知道我在此生氣，你還來加倍的氣我！可知你一點良心也沒有！」袁傑笑道：「不說不說，但是我要替這人講個情兒，你須得依我。」超雄扭着頭，笑道：「奇呀！好端端，你替他講情，則甚？難不成你認識他？」袁傑笑道：「豈但認識，還是我在宿遷縣裏收的一個徒弟，將他們這一頓打也教他消受的了。」超雄笑道：「哦，原來有這樣師傅，就有這樣徒弟，像他那種沒頭沒腦的，同人家吊膀子想，也是你老師的心法傳授了。若論你的教訓不嚴，我不應該打他，還應該打你……」當時衆人聽他們兩人所講的話，都覺得十分詫異。一齊圍攏着他們，都趕至門房裏去，瞧熱鬧。這時候盧魁雖然解放下來，只是紅着臉，低着頭，一言不發。袁傑向他笑着問道：「承你的情來尋覓師傅，什麼師傅還不會尋到你轉調戲起師傅來了？這還了得！你還不快替師傅陪罪。」盧魁到此方才知道，我一路同他吊膀子的，便是袁傑的妻子。益發羞愧無地，借他這話。

真個爬倒在超雄裙子底下。碰冬碰冬的磕了幾個響頭。超雄那裏有眼去看。早背轉身。子理也不理。引得一班女學生譁然大笑。袁傑笑道：「不要把頭皮碰破了罷！」且隨我來。我有話問你。盧魁一咕碌爬起。真個隨着袁傑進去。超雄同女學生也各自走開。袁傑將盧魁引入自家房間。笑道：「你尋我有甚麼事故？你還是一個人來的，還是同着別人來的？」盧魁撇着嘴說道：「自從你老將那些銀子給我以後，不上半年，已是用得精光。如今沒有飯吃了。北邊兵隊又多輕易，又不敢出去。大做便連打悶棍兒也撈摸不出油水。我便尋着小燕青同他商議，知道你老在這地方狠辦了些事業，所以特地來求你老賞給一件事。幹幹袁傑說道：「小燕青也來了不成？」盧魁又道：「小燕青也來了，他送他妹子同那個袁大少到普陀山燒香。」袁大少同他妹子都去了。惟有我同小燕青住在棧房裏。兩個人昏天黑地，日日出門訪問你老也訪問不着。袁傑接着笑道：「訪問不着這就幸虧你同師母吊膀子的好處了。」盧魁臉上又是一紅，笑道：「徒弟本不

曉得甚麼。弔膀子只須是那袁大少給苦頭。我吃的他說無論甚麼男女。若是想弔膀子一點不難。只要望着那女人笑一笑。擠一擠。眼包管成功。徒弟將道。句話牢牢記在心裏。一時大膽。不知通他是師母。我說笑也笑了。眼也擠了。誰知沒有弔到好處。轉吃這一頓毒打。這袁大少無無辜的哄騙我。我以後不遇見他。則已。萬一再遇見他。我也要叫他吃我一頓拳頭。嘗嘗滋味呢。袁傑正色說道。你又怪那袁大少則甚呢。你不知道這弔膀子也要有一番功夫。不是可以蠻做得的。必定那男子的品貌。同那女子差不多兒。彼此心裏已經有了意思。然後借這眉眼通了情意。方才可以勾搭得上。像你這副面孔。又粗糙。又烏黑。左頰上還搭着一撮青茸茸的毫毛。別的女人瞧見你。就要作嘔了。你同他弔膀子。他如何肯去睬你。盧魁急道。照師傅這樣講。像我盧魁這一種人。一世都沒有親近女人的指望了。不是叫我聽了灰心。袁傑笑道。這話也不是這樣講。你既然醜得難看。將來須得也尋一個醜得難看的女人。你同他弔膀